

# 国际中文教材的发展与展望\*

司红霞<sup>1</sup>, 冯 淋<sup>2</sup>, 舒中满<sup>3</sup>

(1.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24; 2. 央视(北京)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 100026;

3. 湖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长沙 410082)

**【摘要】** 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的国际中文教材编写实践和成绩, 可以发现国际中文教材在外部研发上呈现出立体化、多语种化、当地化、信息化的发展特点; 从内部发展来看, 国际中文教材正在由成人适用扩展到少年儿童适用, 由通用型扩展到专用型, 由商务为主扩展到其他专用领域, 由综合技能和知识类教材扩展到功能、任务、主题类教材。针对现状, 建议在创新文化传播观的基础上, 从教育观、语言习得观、语言观、汉语观等基本学科理念层面对教材建设进行全面规划。未来的国际中文教材既是具有国际视野的中文资源中心, 也是多元化、模块化的“学材”; 既是中国风格的专业精品, 也是具有互动功能的情景化、智能化新型教学资源。

**【关键词】** 国际中文教育; 国际中文教材;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23)01-0051-13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3.01.006

## 一、引言

近期, 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发表重要讲话, 给一直在国际传播领域努力奋斗的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作为国际传播事业重要领域的国际中文教材以中国语言文化为主体传播内容, 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阵地和先头部队, 具有全方位展现我国软实力、树立国际形象的功能, 总结和规划我国国际中文教材的发展之路对进一步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 国际中文教材在外部和内部建设上成绩显著, 发展迅猛, 已经显示出规模效应, 形成了适用于不同国家和地域、覆盖各个年龄段及各种学制、专业(学科)的多语种、多介质的国际中文教材体系, 基本满足了国内中文教育的需求, 缓解了国际中文教材缺乏的困难, 有力地推进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外部研发上呈现出立体化、多语种化、当地化、信息化等特点。从内部发展来看, 国际中文教材正在由成人教材扩展到少年儿童教材, 由通用型教材扩展到专用型教材, 由商务为主的教材扩展到其他专用领域教材, 由综合技能知识类教材扩展到任务、主题类教材, 呈现出全面铺展之势。可以说, 国际中文教材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而发展壮大, 为增强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做出了突出贡献。

国际中文教材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 也日渐显露出教学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出版大而不强, 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权威中文教材数量不多, 理论创新不足等短板。当前, 随着我国国力的发展壮大以及语言理论和信息技术的进步, 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着更加多元的教学对象和教学需求, 更开阔的理论视野、更加繁复的教学内容等复杂局面。因此, 国际中文教材急需调整思路进行顶层设计, 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 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 分析和总结中文教材的各项有利因素, 开发出高效可持续的教材和资源体

\* **【作者简介】** 司红霞, 女, 河南信阳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学, 语用学,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冯淋, 女, 四川双流人, 央视(北京)娱乐传媒有限公司导演, 研究方向为文化交流传播。

**【基金项目】** 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 2020 年度重点项目(全球中文学习联盟专项)“国际中文教材建设回顾与展望”(ZD1135-138);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2020 年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重大项目“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体系创新研究”(20YH02A)。

系,以促进和深化国际中文教育事业。

## 二、国际中文教材70年的建设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21世纪以来,国际中文教材建设突飞猛进,取得长足的进步,形成了适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覆盖各个年龄段及各种学制、专业(学科)的多语种、多介质的国际中文教材体系,基本满足了国内中文教育的需求,缓解了国际中文教材匮乏的困难,有力地促进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20年底,全球共出版国际中文教材19530种。其中2000年前出版的教材有4213种,约占总数的22%;2000年以后出版的教材有15317种,占78%。<sup>①</sup>此可看出国际中文教材已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

据本课题组郑梦娟团队2020年对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等6家国内权威出版社最新书目的调查,共统计出1361种国际中文教材,近5000册。从适用地域来看,面向国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材共计1103种,占81%;面向海外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教材258种,占19%。<sup>②</sup>从适用年龄来看,成人教材1198种,占88%;未成年人教材163种,占12%。从适用领域来看,基础型教材587种,占83%;专用型教材121种,占17%。<sup>③</sup>从适用学制来看,学历型教材有62种,占专用型教材的51.2%,占全部教材的0.45%;非学历型教材有59种,占专用型教材的48.8%。从媒介语来看,目前国际中文教材采用了包括英语、韩语、泰语、日语、法语、德语等在内的54种语言编写。从教材介质来看,目前国际中文教材已经从早期的纸版、CD、VCD、DVD、MP3、点读笔等传统媒介型发展到利用网络平台和应用程序APP等资源,涵盖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多模态多媒体样态,1361种教材里有448种明确提及有纸质以外媒介物,占比32.9%。

下面将从外部、内部两方面谈谈国际中文教材的发展成就。

### (一) 国际中文教材外部发展成就

从外部发展来看,国际中文教材研发呈现出4个鲜明特点:立体化、多语种化、当地化、信息化。

#### 1. 立体化

立体化主要是就教材的资源供给、媒介形式而言,国际中文教材从一维线性的纸质教材向全流程化、多介质化、数字化教材发展,呈现出全方位、多维度的非线性资源供给样态。

##### (1) 全流程化

全流程化主要指涵盖整个教学流程的教材配套系列化开发。目前大多数教材已经做到全流程配套,由简单的课堂助学助教用书,扩展延伸到贯穿整个教学流程的助学助教用书,如课前教案、课堂挂图、词卡、字卡、课后练习册、同步阅读、试题集等,为教学提供完整的辅助配套资源。

据郑梦娟调查,1361种教材中,教科书有708种,占比52%;教辅资源有653种,占比48%。可见,目前教材与教辅资源比例相对均衡。

##### (2) 多介质化

多介质化是指国际中文教材所依托介质的多样化。随着技术发展,目前国际中文教材已经从黑白色文字的单媒介单模态形式,发展到涵盖文字、图片、图像、音频、视频和虚拟现实技术等多介质多模态形式,呈现出多媒体化样态。

据周小兵统计,2000年以前,纯纸质教材占比96.5%,多媒体加纸质教材占比3.5%;到2017年,纸版教材占比62.11%,多媒体加纸质教材占比37.89%。可见,多介质教材发展迅猛,增幅很大。<sup>④</sup>

① 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2021)[R].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21.

② 王世友主编《国际中文教材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23年即将出版,以下所有标出“据郑梦娟统计”都出自此处。

③ 这个数据不包括教辅资源。

④ 周小兵,张哲等. 国际汉语教材四十年发展概述[J]. 国际汉语教育,2018,(4):76-91.

据郑梦娟统计,1361种教材里有448种明确提及有纸质以外媒介物(MPR版教材不列入统计<sup>①</sup>),占比32.9%。其中,含光盘的425种,占94.9%,含磁带的13种,占1.3%,含在线资源的有13种,占3.8%。

到今天,有些教材已经无纸质版,而是纯多媒体形式,包括光盘、软件等。如北语社的“讲述中国课件系列”,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的《国粹京剧》等。基于网络的教学资源平台和应用软件也纷纷出现。

### (3) 数字化

数字化主要指教材基于计算机和网络平台的可使用性和适用性,涵盖纸质教材的简单电子化以及基于网络和各移动终端的实时交互的在线教材。数字化教材适应日益兴盛的线上教学,为将来基于虚拟现实和半虚拟现实的国际中文教育奠定物质基础。

据统计,现有国际中文数字教材3679种,其中中国开发的1744种,占比47.40%,国外18个国家开发的中文数字教材共1935种,占比52.60%。<sup>②</sup>电子化的纸质教材+配套光盘这类数字化教材在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弥补了纸质教材及其多媒体附件不能及时在场的不足,从反面证明了国际中文教材立体化、数字化开发的重要性。

### 2. 多语种化

多语种化是指教材注释语言的多种媒介语开发。国际中文教材经历了“无注释语言——单一英语注释——双语或三语注释——一版多本”的多语种开发过程。

据统计,国际中文教材的注释语种达80种,其中欧洲语种36个,亚洲语种28个,非洲语种13个,大洋洲语种3个。82.42%的国际中文教材以英语作为注释语种,韩语和法语作为注释语种的教材数量位列第二、三位。<sup>③</sup>

据郑梦娟统计,1361种教材中有768种教材采用外语注释,占比56%,共涉及53种外语。约85%的教材使用一种外语,15%的教材使用两种及两种以上外语。80.5%的教材以英语注释,其他使用较多的有:西班牙语占4.2%、韩语占2.3%、泰语占2.3%、日语占2%、法语占1.8%、德语占1.5%、俄语占1.1%。此外,还有3.2%的教材使用缅甸语、保加利亚语、波斯语、意大利语、印尼语、阿拉伯语、捷克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越南语等。

据郑梦娟统计,163种未成年人教材中,使用单媒介语的教材84种,套内多语教材18种,册内多语教材1种。84种单媒介语教材共使用了10种外语,以英语作为媒介语的教材数量最多,占79.8%。18种套内多语教材共使用了51种媒介语,40种以上语言版本的教材有人教社的《跟我学汉语》和《快乐汉语》、北语社的《汉语乐园》。册内多语教材仅有1种,是华教社的《汉语词汇涂色书》,该教材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注释。

目前《快乐汉语》《跟我学汉语》《汉语乐园》《新实用汉语课本》《当代中文》(第一册)都进行了45个语种的开发,修订版后续各册进行了20多个语种的开发。

### 3. 当地化

当地化是“汉语教育逐步融入当地因素、逐渐具有当地特色的发展趋势”<sup>④</sup>。改革开放之初,对外汉

① MPR版教材指在纸版教材上增加MPR码符号,学习者可使用识读设备在教材中随点随读。其优点是学习者可轻松找到与某一知识点相关联的音频文件。这种教材数量约20多种,如北语社的《MPR:汉语乐园》《MPR:HSK标准教程》。

② 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2021)[R].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21.

③ 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2021)[R].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21.

④ 李宇明. 国际中文教育的当地化问题[J]. 南开语言学刊,2022,(2):19-29.

语教材主要服务于不同母语的来华留学生,属于国内通用型教材,其实质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材。随着国际中文事业走出去,海外中文作为外语教学的教材需求越来越大,适用于特定国家和地域的当地化教材飞速发展起来。中文教材开始由不区分教学对象的普通通用型教材向针对海外不同国家学习者的适用性教材迈进。

区别于“一版多本”教材,当地化教材不是简单地增加教材媒介语,而是“因国情施教”,根据当地教育制度、社会文化以及学习者的学习难点等选择和安排教学内容,体现出国际中文教材逐步融入当地、具有当地特色的发展趋势。例如《体验汉语基础教程》在当地化上做出了积极探索,德语版的《体验汉语》名称变为《你行》,封面换成中德两国标志性照片,教材人物换成中德人物和姓名,大量采用两国名胜古迹、山川风貌、城市建筑、货币、食物等图片,使教材变得更有吸引力。

据郑梦娟统计,在1361种教材中,面向海外教学用教材有258种,其中国际通用型教材160种,占62%;区域型教材10种,占3.9%;语别型教材40种,占15.9%;国别型教材47种,占18.2%。

语合中心积极支持海外中文教学机构、出版社等开发适应当地学习需求的当地化教材。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共有126个国家(地区)研制了3466种当地化教材。<sup>①</sup>

#### 4. 信息化

近年来,国际中文教材向着多媒体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方向发展,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信息化是通过运用多媒体、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来优化教学程序、提高教学效果的过程。2019年11月,潘云鹤院士在《人工智能2.0与数字经济》的报告中指出,人类正由传统的二元空间逐步进入“物理空间、人类社会、信息空间”所构成的三元空间。信息空间主要是数字化、智能化了的语言空间。<sup>②</sup>信息空间的发展,改变甚至颠覆了传统教材的内涵,纸质教材占统治地位的教材界,开始被运用新技术的融媒体资源平台所代替。

按技术发展,国际中文教材的信息化建设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音像、广播、电视等技术应用为主的起步阶段,其间教材可称为转换型教材。教材以纸质为主体,以录音、录像、多媒体光盘、电视片等作为辅助资源。1981年我国第一部汉语教学片《中国话》把《初级汉语课本》的80篇课文改编成录像,还挖掘中文电影、电视剧、歌曲的教学资源,编写了一批视听、视听说教材,如《你好,北京》《旅游汉语》《国际商务汉语》《汉语400句》等。第二阶段是将计算机、多媒体、网络、语料库技术全面深化应用于教材,产生了多媒体型教材。以电视、多媒体、网络教学软件、智能学习工具、教学网站等网络资源为教材主体,纸质教材降为辅助,出现了一批多媒体教材,如《一句千金:30句汉语游北京》《一语千金》《快乐中国——学汉语》《子墨汉语》《汉字的智慧》《行知中国》《千字房》《魔法千字文》等。第三阶段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为引领的创新发展阶段,其间教材可称为交互型教材。<sup>③</sup>信息化技术覆盖主导教材发展的各个方面,国际中文教材集系列化纸质教材、多媒体课件、网络交互式教学系统及相关教学示范课、教师培训资源、测试资源、衍生文化产品等为一体,如《乘风汉语》《长城汉语》《快乐汉语》《跟我学汉语》《汉语乐园》《汉语900句》《体验汉语》《新实用汉语课本》《新概念汉语》《汉语教学直通车》《环球汉语——汉语与中国文化》《中文在手》《HSK标准教程》和Cool Panda等。

在大资源观下,课程、教材、资源、教学环境之间的壁垒被打通,教材的纸质特征日益淡化,呈现出融媒体化和交互开放性,新型的教材生态系统正在形成,国际中文教材的资源属性越发凸显。2019年10月,全球中文学习平台正式上线。截至2020年底,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00万,应用覆盖全球169个国家。2020年3月,“中文联盟”云服务新平台上线。截至2020年底,提供的慕课、微课已

① 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2021)[R].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21.

② 李宇明. 语言与人类文明[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2-09(001).

③ 乐进军. 从纸质教材到电子教材——教材数字化变革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超过 7000 课时。<sup>①</sup> 据统计,截至 2021 年,现有国际中文慕课 485 门,其中,国内慕课平台上线课程共 364 门,占总数的 75.05%。应用程序(APP) 334 款,语言要素类应用软件(APP) 占 22.46%。国际中文教学网站 404 个,包括机构类网站 109 个,素材类网站 106 个,课程类网站 82 个,工具类网站 68 个,教学类网站 18 个以及 21 个其他类网站,开发者分布于全球五大洲 25 个国家。<sup>②</sup>

国际中文教材经过立体化、多语种化、当地化、信息化等大规模开发后,总量大增,规模效应显现,助学内容和方式更为多样,扩大了国际影响力,初步满足了海内外中文教育的需要,有力地推进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 (二) 国际中文教材内部发展成就

国际中文教材内部的发展也取得很大成绩,形成了以下特点:

### 1. 基础型教材占主体,专用型教材正在扩展

据郑梦娟统计,708 种教材可以分为基础型教材、专用型教材两类。基础型教材一般用来教授汉语的基本语言要素、文化常识或语言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专用型教材即专门用途教材,指针对某个专业的学历生或某个领域的从业者而编写的教材。基础型教材和专用型教材的数量分别是 587 种、121 种,占比分别是 83%、17%。涉及汉语言、商务、科技、医学、旅游、法律、职业、历史、哲学、艺术、政治、外交、公务、航空共 14 个领域。

### 2. 综合分技能类教材占主体,语言要素、文化类等知识性教材也有呈现

据郑梦娟统计,在 587 种基础型中文教材中,分技能教材有 226 种,占基础型教材总数的 38.5%,比例最高。综合性教材 215 种,占基础型教材总数的 36.6%。语言要素型教材有 85 种,占 14.5%,文化型教材有 61 种,占 10.4%。

### 3. 商务领域教材占主体,其他专用领域教材开始铺开

据郑梦娟统计,在 121 种专用领域类教材中,涉及 14 个领域。其中商务领域教材最多,占 64.5% (78 种);其次是科技、医学 2 个领域的教材,分别占 12.4% (15 种)、11.6% (14 种);再次是旅游、法律、职场、历史、哲学、艺术、政治、外交、公务、航空 10 个领域的教材,共占 11.6% (14 种)。

### 4. 成人教材占主体,未成年人教材崭露头角

据郑梦娟统计,1361 种教材中,成人教材有 1198 种,占 88%,未成年人教材有 163 种,占 12%。未成年人教材分类精细,包括幼儿段 6 种、幼小段 1 种、小学段 41 种、中小段 17 种,中学段 30 种,以及 163 种教辅资源。含在线资源的教材有 6 种,如北语社的《跟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学汉语》配有 CD-ROM。少量教材的媒介物是 APP 等在线资源,如北大社的《大苹果阅读》配有 iChineseReader 中文分级阅读平台和 Moo-O 学习平台,扫码即可在线学习。

国际中文教材经过多年积累,扩大了教学对象和面向的专业领域,在教学内容的细化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出版质量有了较大提升,构建出国际中文教材出版的基本框架。在初具规模、影响扩大的强劲势头之下,我们也看到国际中文教材也存在着需要发展和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基础性教材内容同质化严重、海外中文教材较少,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权威精品教材较少,教材理论和技术创新不足,教材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国际中文教材资源尚未有机整合等等。

## 三、国际中文教材的发展对策

在国际中文教育面临众多挑战的形势下,目前国际中文教材建设逐渐认识到学科规律和汉语本体特点的重要性,认识到中文教材研发编制与课程、教学、学习、评价和流程构建等教材内部因素紧密结合的重要性,认识到国际视野、跨文化传播、信息技术迭代等大趋势对提升教材质量的重要性。语言教育

<sup>①</sup>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全球中文学习平台已覆盖 177 个国家 [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0417998607685008&wfr=spider&for=pc,2021-09-09>.

<sup>②</sup> 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2021) [R].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21.

的发展和竞争,要拼理念、拼标准、拼技术。因此,国际中文教材需要加强基础理论及应用研究,进行顶层设计和规划,集中理论界、教学界和出版业界的优势力量,寻找突破点,打磨具有国际影响的权威精品教材,建立世界中文教材的稳固基地,提升中文国际影响力,服务我国国际传播发展战略。为此提出以下对策:

### (一) 创新文化传播观

语言不仅是人类交际和思维的工具,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负载者、阐述者和建构者,具有民族“图腾”的作用,兼具工具功能和文化功能。<sup>①</sup> 围绕怎么传播中国文化,怎么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当代中国,需要创新文化传播观念和模式,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的方向指针。

#### 1. 改变以我为主的文化传播模式,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对话双赢的传播模式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更加证明了今天的人类处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有一些公共产品,中文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公共产品。中国向世界传播中文,是中国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一个公共产品;外国朋友学习中文,是要掌握未来世界的一个重要公共产品。<sup>②</sup> 国际化大潮中的中国,不仅要介绍自身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差异,更应展示自身与世界的“共”与“通”,才能更好地与国际社会相处,共商治理共谋发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 2. 转变教材的视角

李宇明先生指出,过去我们看世界多用“第一视角”即“从我处向外看”,由于视角限制,对世界必然有看不到、看不清之处。周有光先生提出“要从世界看中国”的第二视角,因为立足点变化可以看到不同的世界图景。还需要站在高空的“世界眼光”来看世界的“第三视角”,通过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眼光”来看待世界语言生活状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做出更多的语言学贡献。<sup>③</sup>

在第三视角下,我们要创建代表中国国际形象的新的话语体系。“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等,就是近来提出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概念,就是体现中国智慧的新话语。要研究国际话语体系,研究国际流行话语,特别是具有话语权的话语概念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或“重释”,或补加,从而演绎出新的话语体系。<sup>④</sup>

在视角的选取上应注意将中华文化与人类基本情感的需求相结合,力求理解融通,同频共振,提升扩大传播的质量与效果。教材编者的文化立场和态度越是开放和包容,越愿意以平等的口吻与学生交流,学生对教材的接受度就越高,教材对学生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就越大。<sup>⑤</sup>

#### 3. 转变狭隘的文化观

传统教学法的目的是让学习者建立对目的语文化的欣赏和共鸣,而忽略了二语学习者带入课堂的各种不同的世界观,这种做法是狭隘的。应当改变把学习者当作求知者的传统定位,尊重认同学习者的文化知识,把他们当作不同文化的传播者,不同文化信息的提供者。应该让先天遗传的文化和后天习得的文化自由地交流,丰富彼此的内涵。<sup>⑥</sup>

#### 4. 重新认识中文的国际地位

中文是中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公共产品,目前中文的地位正在发生转变,使用范围扩大,已经跨越外事外语、领域外语、成人外语3个阶段,进入基础教育外语阶段。到2019年,汉语已经

① 李宇明. 中文怎样才能成为世界通用第二语言 [N]. 光明日报, 2020-01-04 (10).

② 李宇明. 中文怎样才能成为世界通用第二语言 [N]. 光明日报, 2020-01-04 (10).

③ 李宇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眼光——序《世界语言生活状况(2020)》[A]. 语言生活皮书——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0)[R].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0.

④ 李宇明.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需要语言助力 [N]. 光明日报, 2019-07-27 (12).

⑤ 梁霞. 美国大学中文教材的发展历程对教材编写的启示 [A]. 张旺熹. 汉语国际教育学报(第二辑)[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7.

⑥ 库玛(Kumaravadivelu). 超越教学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进入 70 多个国家的基础教育体系,正在迈向重要外语第一外语。<sup>①</sup>到 2022 年 12 月,81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设中文课程的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 8 万多所。<sup>②</sup>国际中文教材应该担当起增加中文国际知识供给的责任,更多更好地提供面向这些基础教育学习者的课内外教材,促进中文向世界重要语言发展。

## (二) 更新学科理念,拓展语言教学内容

一部优秀的教材一定是汲取语言教学的各种先进理念而来的,国际中文教材要在理论和教学路子上创新,就应该从教育观、语言习得观、语言观、汉语观等基本学科理念上重新审视,转换理念,全面规划。

### 1. 进一步更新教育观

“教育要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sup>③</sup>国际中文教育不仅要在教学层面上传递中文知识,也要在教育层面上助力中文学习者的人生发展、实现人生价值,因此教材要立足学习者的全面发展,给学生创造合适的教育环境和丰富的教学资源,让学习者获得真正的满足和提高。要从“教中文”转变到“用中文”,让中文更好地服务于学习者。语言需要教,但是教和学更是为了用,更要重视汉语对二语学习者有无用处,学了汉语能不能用,怎样用出成效。<sup>④</sup>

### 2. 进一步更新习得观

国际中文教材要从“怎么教”为中心转到以“怎么学”为中心,只有了解怎么学,才能知道怎么教。当今各种语言习得观并存,为教材创新提供了开阔的领域,值得教材编写者深入挖掘。行为论启发我们,教材编写要有一定的重复率;先天具有自然习得的理念启发我们,教材编写要注重可理解输入;社会文化理论启发我们教材编写要注重学习者跟社会的互动;显性学习和隐性学习、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等习得理念启发我们,教材编写可以不必过于关注语言的显性结构特征,应该帮助学习者参与有意义的交际。将语言学习看作线性累加的过程,还是随机的偶发的过程,启发我们对教学内容的安排可以不必遵循结构的预先排序,而是创造条件,帮助学习者参与互动交际和课堂活动中。<sup>⑤</sup>

### 3. 进一步更新教学观

要改变追求最佳教学方法的思路,更多关注超越方法的多种宏观策略和原则。如靳洪刚的十原则<sup>⑥</sup>、文秋芳的三原则<sup>⑦</sup>,埃利斯(Ellis)和希塔尼(Shintani)的十一条原则<sup>⑧</sup>等。库玛的后方法十大宏观策略对未来语言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对教材编写者的要求。他认为要把教学看作一个创建并运用学习机会的过程(最大化学习机会策略),努力缩小教学意图和学习者理解之间的距离(最小化感知失配策略);让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进行有意义的互动(促进协商互动策略);帮助学生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手段(提升学习者自主性策略);他还主张语言教育不仅要建立对语言内部要素运作的一般语言意识,还要清醒认识语言的功能和用法,注意语言运用的场合、语体选择,关注言语行为等语言运用(言语)意

① 李宇明. 中文的国际知识供给问题 [Z]. 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q0Ph7qYkDL1M-Fye\\_fD9WA](https://mp.weixin.qq.com/s/q0Ph7qYkDL1M-Fye_fD9WA), 2019-12-22.

② 央视新闻客户端. 国际中文教育需求旺盛 81 国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Z]. 2022-12-10, 07: 00: 00.

③ 引自政府文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 [http://www.moe.gov.cn/sr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http://www.moe.gov.cn/sr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

④ 刘利, 赵金铭, 李宇明, 刘珣, 陈绂, 曹秀玲, 徐正考, 崔希亮, 鲁健骥, 贾益民, 吴应辉, 李泉, 陆俊明. 汉语国际教育知识体系的特色与构建——“汉语国际教育知识体系的特色与构建研讨会”观点辑 [J]. 世界汉语教学. 2019, (2): 147-165.

⑤ 罗德·埃利斯, 第二语言习得概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⑥ 靳洪刚. 现代语言教学的十大原则 [J]. 世界汉语教学, 2011, (1): 78-98.

⑦ 文秋芳. 编写英语专业教材的重要原则 [J]. 外语界, 2002, (1): 17-21.

⑧ Ellis, R. & N. Shintani. Exploring Language Pedagogy Through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识(培养语言意识策略);强调要关注由语言内、言外、情境、情境外构成的多重语境对语言功能和语言运用的影响(语境化语言输入策略);主张关注语言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关注语言规划和政策,将语言的标准化过程以及母语的作用、教材的使用等语言生活问题纳入批判性思考(确保社会关联策略);通过向学习者提供丰富的文本资料进行输入强化,帮助学习者推断和内化语法规则(激活直觉启发策略);强调要把学习者看作文化信息的提供者,鼓励学习者自主参与可凸显其能力和知识的课堂教学(增进文化意识策略)<sup>①</sup>等。

#### 4. 进一步更新语言观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直接体现,教学内容深受语言观的影响,教材创新应该从语言观的转变中寻求突破。目前语言研究正从语言观向话语观转变,语言学习不仅是知识和技能培养,更是能力和素质培养过程,教材应该着力探究学习者交际能力的培养路径,明确教材编写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用中文进行交际的能力。交际能力包括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语用策略能力。<sup>②</sup>国际中文教材在关注学习者语法能力的基础上,还应该努力从提高学习者得体的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连贯能力以及语用策略这些能力方面寻找新的切入点,使学习者真正学有所用,用有成效。

新的语言观也扩大了语言单位,既关注词和句子,也关注韵律、语素(字)、句群、语篇、语体等各个层面,可以从中找到语言教学的突破口。

新的语言观从单一的语言扩大到多样性的言语,启发教材编写者不仅注重经典规范的文学文体和通用表达,也要注重各个领域的实用文体等专业文体,扩充教材的语体选择范围。话语观还注重真实口语,未来口语语体会随着技术的发展回归交际的主要语体地位,这将会是中文教学的一片崭新领域,值得开垦。

网络媒体发展迅猛,人类进入虚实交织的新的语言生活中,新媒体语言与以往的平面媒体、有声媒体整合成“混成”媒体方阵,成为语言研究的新领域,要研究新媒体的各种语言现象,掌握新媒体的语言运用规律,国际中文教材对此应该倾力展示。<sup>③</sup>

#### 5. 进一步更新汉语观

更新汉语观,要改变以往追随西方语言关注词和句子的教学路子,在语言类型学的层面上重新考察汉语的特点。

要重新认识汉字、句群作用。汉字是汉语表意的最小单位,是书面语学习的基础,汉语大量的同音字、同音词字需要依靠汉字来区分,因此汉字是中文教学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单位。中文教学不妨像古人对联一样,从单字的独词句开始,逐步过渡到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等。汉语句法不是动词中心,主语和谓语关系不那么紧密,名+名、动+动、形+形都可以成句,零句也许是汉语的基础句子。<sup>④</sup>汉语是意合的语言,话题链丰富,句群在语法和篇章之间起到桥梁作用,有独特的结构形式。<sup>⑤</sup>建立在小句(零句)基础上的句群语篇语法教材会更有利于学习者的连贯表达。

要重视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语体教学。汉语书面语和口语各有一套包括词汇、句法、衔接方式等的表达方式,两大语体内部的次类语体可以成为未来教学和教材探索的方向。

要建立“全球汉语”的复数汉语观。汉语有了一系列新的地域变体,已经不仅是作为外语和第二语言,而且是作为母语(东南亚华人、中亚的东干人),作为传承语(美国、澳大利亚),作为汉字文化圈

① 库玛(Kumaravadivelu),超越教学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② Canale, M., Swain.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0, (1); Canale, M. Fro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o communicative language pedagogy [C]. In J. Richards & R. Schmidt (ed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8; 32-27.

③ 李宇明. 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 (2): 145-158.

④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⑤ 吴为章, 田小琳. 汉语句群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的汉语(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变成了复数的汉语。国际中文教材编写也应该追随汉语的“复数化”做出相应的改变。

要进一步拓展汉语的领域语言研究。中文是承担中国与“一带一路”65个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医疗、资源和农林等领域交流合作的语言桥梁,应当尽快从单纯“教外国人中文”转向“用中文服务于当地外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工作”。目前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汉语+高铁/旅游”教学、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汉语+通信/贸易”教学、非洲各国的“汉语+医学/农业”教学,为“一带一路”发展输送复合型高级人才,为海外汉语学习者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sup>①</sup>也引领了国际中文教材新的发展方向,未来还有更大的扩展空间。

总之,国际中文教育的理念有进一步提升的广大空间,要从教学观向教育观发展,从知识传授到用汉语提升生活品质发展;习得观要从行为观向社会文化观发展,从技能学习向能力获得发展;教学观从追求最佳教学法到兼容各项教学基本原则进行教学模式和策略的创新;语言观要从内部语言观向话语观发展,从单一语言观向多样语言观发展;汉语观要从单数汉语向复数汉语发展,从句本位、词本位向字本位、句群本位、语体本位发展,从书面语正式语体向口语正式语体等多种实用语体发展。每一种学科观念的发展,都意味着教学内容和教材编写路子的扩展,值得深挖细垦。

### (三) 更新教材编写观念,探索多元编写路子

如今教材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包含文字、图片、图像、音频、视频、动画等多模态融媒体资源的提供平台。教材内涵的变化带来教材编写方法的变革。从单一媒体到全媒体编写,从静态线性到多元互动非线性编写流程,教材编写需要对各模态的表意方式及彼此之间的整体配合方法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

国际中文教材编写的原则应该更加多元化。专家学者概括出国际中文教材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科学性、趣味性、系统性、交际性等原则。随着信息技术与教材建设的逐步融合,国际中文教材编写原则也要适应新时代新形势,在坚守和传承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随着汉语进入更多交际人群,尤其是低龄儿童和专业人群,系统性、科学性编排的教材是否可以位于趣味性和实用性?有学者指出:在不能完全兼顾的情况下,中高年级教材的趣味性远比教材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更重要;而趣味性主要源于教材话题的深入程度、与中国社会实际的贴近程度。词汇、语法和语言知识的说明与练习均不强调系统性、连贯性与完整性,而是配合课文内容随机出现。<sup>②</sup>

游戏应用于教学自古有之,正演变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已有为探讨游戏如何应用于教育而召开的专门国际会议,如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arning and Games (Edutainment)。教育游戏旨在将特定的教育目的和游戏的趣味性结合起来,兼具教育性和娱乐性,形式上以计算机游戏和视频游戏为主。语言教学需要技能操练,互动性、交际性强等,这些非常契合游戏的特点。<sup>③</sup>通过技术将游戏用于教学,有很大发展空间。

### (四) 精准调研汉语学习者,全面掌握学习需求

国际中文教材要站在中文学习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精准满足需求。要从教学对象定位、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配合等全面洞察学习者的真实需求,使学习者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目前国际中文教材的适用对象主要是教育体系之内的学习者,国际中文教材对未来的适用对象要进行更为精准的调查。我们应该放眼世界,除了这些正规教学的对象,调查全球还有哪些人在使用汉语?他们在哪些领域使用汉语?经常使用的交际场景有哪些?未来在哪些领域还有使用需要?比如非洲高铁的工作人员需要掌握哪些汉语情景交际话题?与中国驻外公司直接交流的住在国管理者需要掌握哪些汉语文体和口语交际语体?

① 刘慎军. 汉语国际教育出版业的海外传播力提升对策研究 [J]. 出版广角, 2019, (14): 43-45.

② 李宇明. 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 (2): 145-158.

③ 郑艳群. 国际外语教育技术研究动态及热点分析 [J]. 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 2020, (3): 39-50.

正如李宇明先生所说：“要了解世界对汉语的真实需求，包括近期的潜在需求，通过战略调整把汉语送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和地区。在布局上，仍要重视那些来华学习的人士；重视传统的汉字文化圈，重视老华人生活地区和新华人聚集区，重视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地区和领域，特别是需要中国帮助且欢迎中国帮助的地区和领域。”<sup>①</sup> 疫情期间应急汉语的研制过程是一个按照需求提供中文资源的典型案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世界对中文的需求将会更加多样，国际中文教材的扩展空间也会越来越大。

应当尽快增加专业实用型“汉语+”教材的编写，开创国际中文职业教育。职业汉语有多少类别，能够开设哪些职业汉语，这既是学术问题，教学能力问题，更是社会需求问题。需要开展职业汉语的学术研究、教师培养和教学资源集聚。<sup>②</sup>

#### (五) 建立面向学习者的语料库资源库，充实学习资源

教材编写的物质基础是教学资源。目前教学资源的内涵日益扩大，从教材、教具、教学大纲、工具书等，扩大到多媒体资源库、教学网站、运用软件等。一切可用于汉语教学的文字材料、网络多媒体材料，一切有助于增长学习者汉语知识和能力、有利于强化学习者动机和情感的方法与策略，都可以视为汉语教学资源。汉语教学资源分为文字材料资源、网络多媒体资源、知识与能力资源、方法与策略资源等。<sup>③</sup>

建议从以教学资源为主转变为以学习资源为主，从学习者的需要出发建立面向学习者的语料库和资源库。例如李如龙先生呼吁建立一个大型现代汉语语料库，包括语言库和言语库。语言库包括不同频度等级的字库和词库、各种句型、句式的例句库等；言语库包括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散文韵文，可以按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不同题材、不同体裁归类建库。<sup>④</sup>

其次，建议加强不同学习者的习得研究，建立针对不同学习者的学习资源库，如根据低龄儿童、华裔、普通大众、各个阶层和专业领域学习者的需求内容和学习方式的不同，提供不同的学习资源库。

针对目前国际中文教材的不足，我们要从教学路子上提出相对应的建设对策，加强基础理论及应用研究，进行顶层设计和规划，建立世界中文教材的稳固基地。

#### 四、国际中文教材的发展趋势与未来展望

近年来国际中文教材建设展现出长足的进步，在数量、内容、国际影响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质量上有了较大提升和进步。我们也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下面将从国际视野、学科规律、汉语本体特点和技术赋能等4种视角勾勒中文教材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指出未来的国际中文教材的定位：它应该是具有国际视野的中文资源中心，也是多元化、模块化的“学材”；它既是中国风格的专业精品，也是具有互动功能的情景化、智能化新型教学资源。

##### (一) 具有国际视野的中文资源中心

国际中文教材在传播中华文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因此，中文教材要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国际化意味着作为中文母语国，国际中文教材应该成为世界中文教学的引领者和优质资源供给者，在教学理念和资源等方面为全球汉语学习者和教学者提供有效的助管、助学、助教、助研、助用工具，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五助”<sup>⑤</sup>。目的语国所做的主要是顶端之事、引领之事，即在理念、标准、教师、教材、教法、管理、资源等方面掌握话语权，并向当地提供及时、有效的支持；引导当地

① 李宇明，李秉震，宋晖，白乐桑，刘乐宁，吴勇毅，李泉，温晓虹，陈闻，任鹰，苏英霞，刘荣艳，陈默. “新冠疫情下的汉语国际教育：挑战与对策”大家谈（上）[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20，（4）：1-11.

② 李宇明. 发展“职业汉语”教育[Z]. 汉语堂（微信公众号）（2020-08-16）[https://mp.weixin.qq.com/s/mpBa\\_qGA66tscetkAW851w](https://mp.weixin.qq.com/s/mpBa_qGA66tscetkAW851w).

③ 李泉，金香兰. 论国际汉语教学隐性资源及其开发[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2）：26-34.

④ 李如龙. “书”“口”之异与汉语教学[J]. 海外华文教育，2018，（3）：5-12.

⑤ 李宇明. 信息化与国际中文教育[Z]. 同济大学讲座，2021-05-16.

成为目的语学习的主要推动者和实施者,并保障其持久发展。<sup>①</sup> 国际中文教材应该是国际中文教育的精品,具有标杆作用,对当地教材具有引领辐射作用。

国际中文教材还肩负着要向世界推介更多的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的任务。要把能展现中国发展观、文明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的内容编写进教材。<sup>②</sup> 在观念文化层面,我们不仅应该思考古代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什么,还应该思考中国当代文化为世界贡献了什么。当代中国是汉语学习者最需要了解的,也是中国最愿意向世界推出的,是教学双方的动机交集,应当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基本教学内容。<sup>③</sup>

国际中文教材不仅要提供中文教学的精品教材,还应该提供有助于学习者融入中文生活的中国科技、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精品资源,比如新四大发明、书法艺术、武术、网络文学等,打造丰富多彩的中文语言生活空间,用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二) 多元化、模块化的“学材”

随着人类生成语言、习得语言规律的深入探究,以学习者为中心,关注学习过程的二语习得理论进一步完善,国际中文教材应该建立更为科学的导学、助学系统,实现从“教材”到“学材”的转变。未来的国际中文教材理论基础要更有针对性,对象区分更加细致。应该做到区分二语、三语、外语、传承语等不同的学习人群,编写在不同习得理论之上的针对汉语作为二语或者三语学习者的教材、针对外语学习者的教材、针对汉语作为传承语的学习者的教材等,也应该针对儿童、少年、成人等不同年龄人群的习得特点编写中文教材。既有面向小学到大学等正规教育学习者的教材,也有面对普通大众的业余课程教材,还有根据不同需求专门定制的小众教材等等。学习者的“学材”不仅要满足学习者的实际需求,还要成功地调动学习者的好奇心和注意力,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使学习者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

为此,未来国际中文教材要从学习者的需求出发,采用区域化、分众化、多元化的编写原则,基于信息技术,打造学习者随时取用的高效学习资源,为师生提供能自由组合使用的素材化资源,能将教学内容分割为较小单位的碎片化资源,能将教学内容更生动、形象、立体、有趣地展现出来的可视化和叙事化教材。<sup>④</sup>

### (三) 中国风格的专业精品

随着中文在全球的传播,汉语的地域变体增加,为了使汉语走向世界,有必要建立“大华语”概念。<sup>⑤</sup> 大华语拥有多个华语变体,最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的普通话、中国台湾、港澳的华语以及新马印尼文莱华语等,北美华语正在形成,欧洲华语略有雏形。<sup>⑥</sup> 汉语正在成为“复数汉语”。国际中文教材可以顺应发展,推出更多针对性的教材。

在口语和书面语的话语特征被全面描写后,面对大众的口语正式语体以及专业口语应该成为国际中文教材关注的主要对象。目前口语教材很多,但缺少有科学依据的口语教材,例如播音口语不同于自然口语,它是有书面语支撑的口语,或直接将书面语有声化,或以书面语为底本进行转化,或再配置以字幕、影像,比自然口语的质量高得多,产生了一系列独有的话语特点,还会随着节目的表达需要形成不同的语体(文体),比如正式的播音语体、主持人语体、体育解说语体等等。<sup>⑦</sup> 书面语和口语语体(文体)的进一步分化,可以为国际中文教材提供更加丰富的教学内容。

随着语言理论研究的进步和大数据机器学习能力的提高,基于语言类型学的汉语特点越发凸显,汉

① 李宇明,施春宏. 汉语国际教育“当地化”的若干思考 [J]. 中国语文, 2017, (2): 245-252 + 256.

② 习近平.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Z].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③ 李宇明. 当代中国:汉语国际教育必须重视的事体 [J]. 世界华文教育, 2011, (4): 26-30.

④ 赵杨. 汉语国际教育的“变”与“不变” [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1): 7-14.

⑤ 陆俭明. 关于建立“大华语”概念的建议 [A]. 汉语教学学刊(1) [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⑥ 李宇明. 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7, (1): 2-13.

⑦ 李宇明. 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 (2): 145-158.

语与各语言的差异和共通之处被描写得越发清晰,相应地汉语的核心语法和边缘语法得以确立,以语法为纲的中文教材的针对性会大大提高。

以汉字为纲的书面语教材也会有新的发展。基于汉字的教材将会越来越完善,例如李如龙先生建议编写一套体现汉语结构特征的“字词句直通”的基本教材。<sup>①</sup>

蕴含于语言中的中华民族的哲学理念、思维惯式等,是中华文化的“脊髓”,国际中文教材应该着力展示在语法、词汇、汉字中蕴含的中华文化特色,如汉语的语序、表达空间位置的顺序等规律,文化词语及一般词汇的社会含义等,一些为抽象概念而创制的以形表义的汉字,如对“变动不居”的认可(易、泰……)、对“矛盾统一”的理解〔乱、受、前(寿)……〕、对“具体抽象”的感悟(初、至、解……)等。<sup>②</sup>

基于语体、基于韵律等汉语独特规律的国际中文教材也会出现。在各专业领域话语的语体特点得到全面描写的基础上,文史哲、政治、法律、理科、工科、医学等专业的“专业汉语”教材会成为新的增长点,应用于商务、经贸、外交、军事、媒体、公司、航空、旅游、酒店等业务的“业务汉语”类教材也有施展空间。<sup>③</sup>

#### (四) 基于互动社区的情景化、智能化的新形态教材

受新冠疫情影响,线上教学模式开始大规模实施。相应地,5G、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推动在线教学等教育学习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国际中文教材的内部结构与形态必将随之更新迭代,未来国际中文教材在数字化、智能化、群智化(基于某个平台或软件的互动式研发)研发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虚拟空间的线上教学法值得关注。以慕课为代表的单向在线课程和即时线上教学对教材编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呈现语言知识?如何在碎片化的同时保持系统性?如何提升学习者的注意力?如何弥补互动的不足?<sup>④</sup>

当前语言研究仍以平面媒体语言为主要材料,语言研究的思维方式也基本是“平面媒体式”的。未来国际中文教材应该积极关注语言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有声媒体时代、网络媒体时代的许多技术与产品,有待成为国际中文教材开发利用的技术手段。<sup>⑤</sup>

未来教材的形态已经超越纸版的文本模态,是融合互联网新技术的全立体教材形态,既可以标有二维码的纸质教材为载体,通过嵌入视频、音频、作业、试卷、拓展资源、主题讨论等数字资源,将教材、课堂、教学资源融合,也可以有声语言、视频、即时直播等新媒体为载体,实现线上线下结合、跨平台共享和现场即时互动。新形态教材还可满足在线、离线使用需求,支撑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传统教学、翻转教学、分组教学等多种教学模式,提供丰富的交互性资源和工具,有机整合优质多媒体资源。<sup>⑥</sup>

李宇明先生说:要认识到“互联网”不只是知识的传送带,而是一个“互动社区”。要思考即将到来的“语言智能时代”对语言学习的助益,研究“智慧学习”问题。语言教育最宜虚拟教学,利用VR技术把语言生活营造在虚拟空间里。<sup>⑦</sup>

智能化中文教材应该建立在教学需求大数据化和教学过程的交互化基础上。以大数据支撑的语言交

① 李如龙.“书”“口”之异与汉语教学[J].海外华文教育,2018,(3):5-12.

② 刘利,赵金铭,李宇明,刘珣,陈绂,曹秀玲,徐正考,崔希亮,鲁健骥,贾益民,吴应辉,李泉,陆俭明.汉语国际教育知识体系的特色与构建——“汉语国际教育知识体系的特色与构建研讨会”观点汇编[J].世界汉语教学.2019,(2):147-165.

③ 李宇明,施春宏.汉语国际教育“本地化”的若干思考[J].中国语文,2017,(2):245-252+256.

④ 赵杨.汉语国际教育的“变”与“不变”[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7-14.

⑤ 李宇明.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7,(2):145-158.

⑥ 李戈.新形态教材中H5产品特点与设计趋势分析[J].中国编辑,2018,(5):68-72.

⑦ 刘利,赵金铭,李宇明,刘珣,陈绂,曹秀玲,徐正考,崔希亮,鲁健骥,贾益民,吴应辉,李泉,陆俭明.汉语国际教育知识体系的特色与构建——“汉语国际教育知识体系的特色与构建研讨会”观点汇编[J].世界汉语教学.2019,(2):147-165.

际语域的确,可以保证目标人群的精准投放,做到内容为王;智能技术加持的教学过程跟踪和交互性体验(预习、复习、课堂教学、评估环节等),可以跟进学习者的学习进程,提升学习效果,虚拟现实的语言生活为学习者提供全景式全浸入的情景化互动体验。

## 五、结 语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飞速发展的技术正对教育产生颠覆性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国际中文教育也进入攻坚阶段。<sup>①</sup>国际中文教材走过70年,从单一种类到门类齐全,从国内到国际,已经走过初创期,正处于提质加速的转型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未来的任务越来越艰巨。我们要全力推进中文的国际传播,把中文发展为国际社会重要的公共产品。高质量的国际中文教材是中文走出去的重要突破点,应该集思广益,集中优势,总结提炼出国际中文教育界的创新研究成果,规划出一批理念先进、内容精湛、制作精良的有世界影响力的优秀国际中文教材,用科学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去影响人,吸引人。我们要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历史感,勇于探索创新,整合学科资源,努力推出更多优秀的中文教材,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中文教材国际化、专业化、精品化的道路。

(王世友、施歌、郑梦娟等对本文的数据和文献有贡献,谨致谢忱。)

##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xtbooks

SI Hongxia<sup>1</sup>, FENG Lin<sup>2</sup>, SHU Zhongman<sup>3</sup>

(1. School of Humanit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024;

2. CCTV ENTERTAINMENT MEDIA, Beijing, China 100026;

3.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stitut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410082)

**Abstract:** Summarizing the practice and achievements of compili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xtbook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more than 70 years, we can fi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xtbooks in terms of exter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dimensional, multilingual, loc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xtbooks are expanding from adult to children, from general to special, from business to other special fields, from comprehensive skills and knowledge textbooks to function, task and theme textbook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is suggested to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plann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and Chinese on the basis of the innovative concep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xtbooks are not only Chinese resource centers with international vision, but also diversified and modular "learning materials"; it is not only a professional boutique with Chinese style, but also a situational and intelligent new teaching resource with interactive function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xtbooks;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责任编辑:杨 恬)

<sup>①</sup> 王春辉. 历史大变局下国际中文教育——语言与国家治理的视角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 50-63.